

春  
在  
堂  
隨  
筆

春在堂隨筆三

德清俞樾

上虞有文衡山所書前後出師表石刻末署嘉靖三十年辛亥七月二十四日文徵明書時年八十有二又有葛桷跋云余待白姑蘇荷衡山翁知最稔爲余書武侯出師二表以余世系出瑯琊也命工鐫石以傳珍翁之楷法者不因得武侯盡瘁之心乎古虞葛桷識沈肖巖爲上虞校官樞以見贈余觀其首行書出師表三字末書諸葛武侯四字亭林先生日知錄云萬曆以後坊刻盛行每題之文必注其人之名於下而刻古書者亦化

而同之變古書以肖時文之面目使古人見之當爲絕  
倒今觀此刻則嘉靖閒已然雖衡山翁亦不免從俗可  
數也

余舅氏平泉姚公嘗著疇經借洪範九疇衍爲八十一  
疇其書未成然宋蔡沈著洪範皇極內外篇已衍洪範  
九數爲八十一章矣公又以唐宋之閒散而無統不得  
拘薛歐兩史之例以五代爲正統欲撰一書名十一國  
志以李克用爲首次王建朱溫楊行密劉巖王審知石  
敬瑭劉知遠而以劉崇附之又次爲李昇郭威凡十一  
國仿陳壽三國志之例國自爲書而楚與南平吳越別

爲載記其書亦未成然 國朝吳任臣已有十國春秋之作矣乃歎吾人偶有所見前人都已先爲之正如元郝經撰續後漢書而不知宋蕭常先有此作矣至於議論之偶同者當更不可勝數余所著書恐皆不免

勒少仲同年方錡嘗攝江蘇臬使至三年之久余厲吳下往來甚密後奉檄至皖北筦釐捐局事寄宣紙長一丈有二尺者索余書大字作楹帖其來書云曩在京師見伊墨卿先生以六尺素紙作五言楹帖可喜之至惜未購得至今憾之同年中平時欽佩出於肝鬲無逾兄者若不能多得兄書他日老去定以爲憾矣余深媿其

言自惟筆力孱弱方之墨卿先生無能爲役乃承良友拳拳如此心誠憐白髮公信夫

吾家德清東門外之南埭數百年矣莫知所自始相傳元提舉希賢公實始居此先朝議君詩云我家巾山陽溯源自元末堂堂希賢公孫謀善貽厥注云見明沈御史松族譜序中然希賢公名諱無聞焉先世多隱於農故譜牒不著庚午歲余于吳中見候補縣丞俞君永泰字棣華徽州婺源人爲余言天下俞氏皆出於徽徽有十八派今家祠有屋宇十八區清明大祭十八派皆有至者各以其派居祠屋中以三日爲率祭日及前後

各一日也三日中有供張或道遠多留一二日則須自具矣于姓餘多爲婺著姓余因求觀其譜而譜在徽越數日鈔示大略始祖曰縱二世曰歸三世曰貞四世曰奇鸞五世曰藥六世曰中曰安曰吉七世曰永宗曰永崇曰永深曰永沅沅始由宣州遷歙沅之子曰植植之子曰昊曰昱曰晃曰昌昱遷浙昌遷婺所謂十八派者皆遷婺後所分也然則吾浙之有俞氏尙在十八派未分以前所別出乎俞縱俞歸俞藥皆見史譜牒家所引據不甚可信自沅以來當不誣也用識於此殊深藉氏數典之愧

趙忠節名景賢字竹生乃先君門下士甲辰之秋余與  
同舉於鄉者也自幼倜儻翩翩公子而有俠丈夫風  
呼盧縱飲意氣浩然及咸豐之季東南淪陷君獨守湖  
州城歷三載餘卒死于賊論者謂張睢陽文信國合爲  
一人洵不虛也歲在庚午余寓吳下君之從孫曰銑者  
以君遺墨一冊見示爲文者一爲詩者六爲帛書者六  
其在賊中所作五律四章合肥相國曾以入奏有云亂  
刃交揮處危冠獨坐時海內誦而壯之其帛書則皆在  
危城中使諜者從閒道寄其族父吟蕉觀察于上海者  
稿雖出於君而蠅頭細字皆幕中客所書末署清瀾蓋

恐謀者或爲賊所得故變其名不欲使賊知也或親筆作數行附後則仍署名書中多隱語曰子固則謂湘鄉相公曰琅琊則謂浙撫王壯愍曰包魚則謂鮑提督超曰黑糖則謂火藥曰軟硬白物則謂銀米曰當十青蚨則謂大錢口曰勃如色則謂戰曰屢博得綵則謂戰而勝頗有古人麥鞠鞠窮遺意亦足見時事之艱危而用心之苦矣至云作一日事盡一日心又云力竭矣而心不敢謂竭勢危矣而身不以爲危守死善道以盡臣子之責而已讀之可以廉頑立懦烏呼睢陽聞笛之詩信國衣帶之銘君之遺墨追配無愧不圖吾榜有此偉人



因題七律一章歸之而撮其大略於此

同治己巳江甯蘇州杭州武昌四書局有會刻二十四  
史之舉余輿聞其事在詒經精舍曾以會刻全史章程  
命題肄業生潘鴻字儀父擬章程八條以進今錄其四  
條一曰二十四史總計三千二百九十四卷四局分刻  
當各得八百二十餘卷今擬以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  
志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北齊書爲一分共八百三十  
卷陳書魏書周書南史北史舊唐書新唐書爲一分共  
八百三十五卷隋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爲一分  
共八百八卷遼史金史元史明史爲一分共八百二十

一卷二曰二十四史除 藏版外有汲古閣十七史本  
明南北監版二十一史本其單行本之佳者史記兩漢  
書新五代史有明汪氏本史記漢書有凌氏評林本後  
漢書有元刻本南北史新舊唐書各有合鈔本舊唐書  
有明閩人詮本其閒異同不一應作校勘記附末三曰  
備校各書如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潘眉三國志考證  
梁玉繩史記質疑王念孫讀書雜誌錢大昕廿二史考  
異三史拾遺諸史拾遺王鳴盛十七史商榷皆足考訂  
異同其他如通典通考通鑑續通鑑宏簡錄宋史新編  
東都事略李燾長編歷代名臣奏議宋元學案王鴻緒

明史豪吳任臣十國春秋屬鶚遠史拾遺之類凡足資  
考訂者皆宜購備四曰天文律歷等志非平時所專習  
者不能訂其謬奪每局應延請精于歷算星學者一二  
人專校天文各志

何子貞前輩爲余言治經使人靜細治史使人躁浮又  
曰子居京師久矣嘗見座主之請門生乎以一柬招之  
則無不至至而主人不遽出也客畢至然後乃出揖之  
坐則坐命之飲則飲惟吾所欲言無不諾諾此史學也  
又嘗見門生之請座主乎先十日而聚謀衣冠登門而  
具東焉旣屆期昧爽咸集客至肅以入側目而視側耳

而聽惟恐不當其意此經學也余謂先生之取譬妙矣  
先生又言經有學史無學余則曰經學無底史學無邊  
經學深故無底史學太汗漫故無邊

余同年生謝夢漁以庚戌進士第三人及第學問淹雅  
官京師二十餘年鬱鬱不得志嘗語余曰學問是一事  
科名是一事祿位是一事三者分而不合有學問者不  
必有科名也有科名者不必有祿位也余深韙其言偶  
以語何子貞前輩先生曰傳不傳又是一事

余在詒經精舍曾以天竺山訪周伯溫題記命題然恨  
未見搨本辛未之春肄業生陳桂舟殿英入山搨得數

紙以一紙見詒文字完具篆法遒勁洵石墨之奇珍也  
其文曰理公岳晉高僧慧理師嘗燕坐焉在錢唐虎林  
山天竺招提之東南玲瓏絃邃竹樹岑蔚至正九年上  
人慧菖來尻觀堂起廢緝甬爰開是岳窈窕繚複郭如  
堂皇雲涌雪積發渫霽蘊後七年少丞綬監楊公之弟  
元帥伯顏清暇游暢扶奇樂靜捐金庀工載鑿岳石刻  
十佛及補陀大士象金碧炯赫恍躋西土冀徼福惠  
我重親利我軍旅久釋氛沴永奠方岳岳之異勝誕增  
於昔爲虎林奇觀寔菖公軌行精愍有目致之居民號  
曰菩薩蓋非夸益天竺咏尙允懋師臘日八十與菖同

志徵文示久乃篆諸石浙省參知政事番陽周伯琦伯  
溫記并書右篆書二百十一字爲十三行行十七字惟  
第八行止十六字則以氛字下石有泐處也第十行蒼  
字下亦有泐處故其上号曰二字較小然則當日竟是  
據石書丹非鉤摹上石也文中慧苜之苜不作炬緝附  
之附不作敝霏如之霏不作廓少丞之少不作左游悒  
之悒不作憩父釋之父不作冰皆與說文合然亦有如  
古而反失之者如幺遂之幺自當作幽說文幽隱也从  
山中从幺幺亦聲此云幺遂義屬山岳則以幽字爲定  
幽必從山猶遂必從宀也乃作幺字反失之矣又如歸

蓋之需自當作靈曾子天圓篇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  
氣曰靈此云需蓋正謂精氣所蓋結則以靈字爲宜乃  
作需字說文需雨零也反失之矣伯溫六書正譌一書  
頗爲後人指摘觀此刻者但玩其筆意可也未有隸書  
小字兩行云此碑同口葉子得之理公岳華羅剎蘇相  
與大息何二百年來人莫知而志莫載邪豈尤物神護  
將光終難掩文寶久祕者必彰刻雖晚出余與耶子愛  
其古也用表于世嘉靖戊戌冬十二月立春日葉彬題  
按同下一字似是敦字漫漶難辨耶子亦不知所謂首  
行訖于掩字下尙有數字塌者未全也將光二字相連

屬將字止有上半殆由鈎摹上石紙本相合故不分斷耳以是知古人磨崖必據石手目書丹也

世傳鐵樹每逢甲子歲開花同治甲子余在天津元旦賦詩曰喜逢鐵樹開花歲應是銀河洗甲年後見七修類稿云鐵樹遇丁卯年則開花因將此詩改易然長洲褚稼軒堅瓠集云鐵樹卽紅豆樹我郡東禪寺中有之天啟甲子開花與否無考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其花盛開結實纍纍是甲子開花之說又信也福建福甯府署中有鐵樹一株嘉慶己卯歲開花荔園太守鐵安曾題嘉樹二字以識其事至今嘉樹始年五十三年矣吾



兄壬甫適守是郡樹又作花然則鐵樹開花初無定歲  
但必數十年始一花耳

余舅氏姚平泉先生溫良易君子人也嘗自謂以出  
世之心行入世之事斯言余終身誦之今年校其遺書  
屬先生門下士陳子壯大令付之剞劂有瑣談二卷內  
一條云凡人以君子之心度人未必皆中然我不失爲  
君子況中乎以小人之心度人未必不中然我不免爲  
小人況不中乎數語亦名言也謹識於此以代几席之  
銘

余長子紹萊幼聘仁和周氏雲笈大令之第三女名芝

字叔英雲笈知江西安義縣寇至死之女距父死一月  
無疾而卒余有傳存集中偶檢舊篋得曩時手書傳稿  
末附軼事數則輒錄於此 女生前有手植桃樹一株  
在家園中臨卒前數日自至樹下撫摩數四歎曰吾數  
年心血也 女臨卒之日家人爲其父作紙錢將焚之  
女亦助之作復微哂曰不知其中需此何爲 女旣卒  
數月其姊仲英夢有人以父命召之乃偕往至一處甚  
閤廠中設一桮父據桮南面坐女旁侍西面坐女見仲  
英至頷若微蹙者仲英入拜父怒視曰聞家人議吾何  
不稍避而死於賊吾何避哉吾何避哉且爾曹不好慰

爾母終日號泣何也言已起入內女出一紙示仲英字  
小不甚可辨中數字稍明白曰萬事如電耳正欲諦視  
有人自內出曰速去速去仲英驚寤其長姊伯英同夕  
得夢亦如之但稍模糊耳又一夕仲英夢女人其臥內  
仲英知其已死且知已之爲夢也因問其死狀女曰亦  
不自知但鵲突聞覺有人引至父所耳問我他日死亦  
能見父否曰可凡死者皆相叙如生前卽印雪老人亦  
常在我父處或時作畫甚樂也女所稱印雪老人蓋卽  
先君子余家僑寓臨平時以印雪二字題所居軒

先君子生時能畫墨菊或以淡墨作山水小幅然不輕

爲人作故無知者卽周氏與余家親串往來甚密亦未  
之知也女能於夢中言之良足異矣女又言其從兄嫂  
有身必女也已而果生女 初女聞雲箴之訃微謂其  
家人曰仕途何味凡今之仕宦者卒早勸令歸休矣是  
時余方視學中州其明年以人言免歸女此言豈爲余  
發乎 余家初聘女時女始六歲女卒後其母姚恭人  
爲余言是日然兩燭於堂前女嬉戲滅其右之一并錫  
槃鎔焉因共祕其事不以聞噫豈與吾兒無緣乎因憶  
前明才女葉小鸞許嫁張氏壻家以棗茗爲謝俗所重  
也茗中乃有斷玉搔頭一枝大驚密棄之後果未昏而

天事見其父天寥先生年譜與此相類夫小鸞特才女耳若乃父爲忠臣女爲孝女如叔英者不尤可傳乎余旣爲之傳又書其軼事如此冀當世好事君子或爲詩文以張之也

廣東粵秀山之麓舊有道觀曰應元宮祀雷神王補帆同年官廣東布政使時卽其地建書院爲舉人肄業之所仍其名曰應元蓋以大魁望多士也因於講堂之左關一軒曰仰山移奉雷神於其中補帆手題楹聯云嶽峙層霄海內斯文尊北斗雷鳴昨夜天公有意屬南州跋云用宋人黃仲冕故事預爲肄業孝廉來歲大魁之

兆至明年爲同治辛未科會試應元書院中得儔者九人而狀元梁君耀樞卽九人之一梁君字斗南樞聯中北斗南州已早寓之矣補帆時官閩撫因郵寄一聯縣其講堂云瑞兆豈無因不負隔年彈柳汁科名原有定適逢佳會種梅花其云柳汁者因庚午春開課有柳汁染衣賦題也其云梅花者補帆五世伯祖樓村先生康熙癸未會試及廷對皆第一所居曰十三本梅花書屋補帆以書院落成適屆末科因於左偏餘地築屋植梅樹十三本亦顏之曰十三本梅花書屋爲諸孝廉兆也補帆書來述及以爲佳話且曰此凱泰一大快事君

定錄入春在堂隨筆中因書大略如此又補帆在粵時  
因久旱禱於雷神有驗更題一聯於仰山閣云繞郭雲  
山收一覽出山雷雨慰羣生時補帆因水土不宜擬引  
疾歸有人誦此聯以爲必不得請未幾遷閩撫

江蘇元和陳幾亭吏部鶴著明紀一書體裁明密決擇  
謹嚴頗具史才五十三卷後其孫內閣中書克家續成  
之中書佐張忠武戎幕死庚申之難孤維驥抱遺書奉  
其母走海上流離轉徙幸獲保全中書故人吳平齋觀  
察取其書擬刻之未果也已而江浙閒有會刻全史之  
議初同治八年春余在蘇寓得浙撫李筱荃中丞書謀

合江甯蘇州杭州三書局合刻二十四史屬余謀之江  
南諸當事余因移書問兩江制府馬端敏端敏復書許  
刻至隋書而止則甯局所刻凡十五種矣又以告蘇撫  
丁雨生中丞中丞稍難之曰蘇局已刻資治通鑑應敏  
齋兼訪又購得畢氏續通鑑版歸局中則自明以前事  
迹具矣吾再刻一明史而三千年往事燦然在目何事  
二十四史爲余曰固也然公并明史不刻則已耳旣刻  
明史則一大部也何不更刻一二種以成此美舉乎中  
丞首肯乃以刻遼金明三史自任此外惟新舊兩唐書  
薛歐兩五代史宋元兩史耳遂以告筱荃中丞大喜卽



定議吾浙刻兩唐書及宋史而以兩五代及元史請李少荃伯相刻之於湖北伯相不願刻元史復移書丁中丞請以元史歸蘇局而刻明史其意謂元明一也可以交易而不知適與丁中丞初意相左矣於是平齋觀察乃出明紀示余曰子盍與中丞言之與其兩局爭刻一明史何如刻此書哉余因與丁中丞書曰公欲刻明史以補畢氏通鑑所未及使學者不必讀二十四史而數千年事粲然大備此意甚盛但明史與通鑑體非一律若刻陳氏此書則與通鑑體例相同合成全璧洵可於二十四史外別張一幟矣中丞然之遂以書付蘇局開

雕書成而中丞已奉諱去繼之者爲張子青中丞因其書無序請馮景庭中允爲之序中允爲述刻書緣起而未盡其事曲折蓋此事惟余知之詳也故紀之於此以告海內讀明紀者

家兄壬甫前在京師時見有以太極數爲人推算行年者其人坐一室二僕侍焉案上陳硯一筆一算盤一旁列二長几積書如堵客以生所值支干告之其人就箕盤推算珠走如飛琅琅有聲亦莫知其爲乘爲除也箕已謂其僕曰幾千幾百幾十有幾僕卽於几上檢書一冊示之其人任舉一事問客或曰君兄弟行當第幾或

日君室中人年如千歲其有不合則又推算如前大約一事相符則其餘皆合自少至長或逐年或逐月厯厯如繪然至此日此時而止過此以往茫如捕風矣今年與潘君子浚言及潘曰其推已往者先天數也其推未來者後天數也先天數準後天數不準若將來事亦作已往事以先天數推之則無不準矣因言有蘇君曰新字紫垣皖人也以縣令需次吳中有鄉人來欲居會館館人拒之因蘇君以請乃許焉久而知其人精於太極數蘇君就之推算且曰吾今年三十有幾請作五十有幾算之其人不可強而後可翌日持一函來告曰以

後事盡此中矣然今年不可啟視至明年穀雨日乃可  
啟之屆期發書乃止十二字曰露結之霜旣見東流之  
水已盡不解所謂姑置之至是年九月以奉諱歸適在  
霜降後應上一句至十二月蘇君物故應下一句乃歎  
人生世間事皆前定精於數者固能前知也

金眉生都轉安清負才望喜談天下事亦振奇人也自  
西事之興士大夫持正者多喜言戰眉生獨主和議曰  
人知和之可恥而不知戰不勝而求和之更可恥人知  
戰之爲上而不知不戰而能屈人之更爲上咸豐戊午  
舉朝議和約頭緒繁多而入京入江兩端所關尤鉅萬

藕船尚書力阻入京宋雪帆侍郎力阻入江眉生作參  
夷說一篇請以寬免沿海關稅抵其入江入京兩事當  
時不能用然實正論也國家無洋稅豈遂不能立國而  
夷夏之防不致潰決則所得多矣偶見其上湘鄉相國  
書云和之一字乃南宋以後第一惡名而北宋以前無  
此成見也三代下主戰亡國者有之未有以主和亡國  
者漢高祖以三十萬眾困於平城非婁敬之策則遂無  
漢矣先帝殂於白帝吳蜀不共戴天而武侯卒不與吳  
爭後人無譏其忘仇蒙詬者回紇吐蕃其辱唐肅代德  
三宗極矣而汾陽鄴侯皆主款及北宋之寇萊公范文

正公富鄭公司馬溫公於遼於夏無不議和神宗踐阼  
富公卽云願陛下二十年口不言兵此十數公者豈皆  
古來無氣男子哉厥後蔡攸童貫忠愍恢復幽薊之奇功  
橫挑邊釁宣和因而北轍韓侂冑希不世之勛一戰而  
腰領不保此非古事之得失昭昭可見者乎今海內新  
遭髮捻之禍元氣已極敝矣無業之游民失職之游勇  
伏戎於莽紛紛皆是此時鎮定安集之不暇若又從而  
爲意外之圖則如大病甫愈之身尙欲負重致遠一有  
蹉跌禍不可知夫泰西各國鼎峙緩則相噬急則相援  
竭天下之力敵一國可也而不可敵眾國支一時可也

而不可支數載況外釁一起內訌必生洋人用財如泥沙沿海五六省之莠民爲其所喉揭竿而起則洋人不必親執戈矛而中土已不勝其敝矣故攘外必先自強而自強在於刑政脩人才盛二者苟備則九世之讎可復一旅之甲可興非賢賢然暴虎馮河撫劍疾視者所可與議也其書千餘言通達治體今錄其大略如此

江浙之開書局也余曾有續刻

皇清經解之議因

博訪通人蒐羅眾籍戴子高望以書目一紙見示采擷略備乃當事諸君子莫有從余議者余窮老且病此志終不果矣而子高所詣書目猶在篋中因錄於此俟後

之君子周易則有若莊氏存與之彖傳論象傳論繫辭  
傳論說卦傳論卦氣解八卦觀象解張氏惠言之虞氏  
易言虞氏易事劉氏申受之虞氏易言補易虞氏五述  
李氏銳之周易虞氏略例胡氏祥磨之虞氏易消易圖  
說姚氏配中之周易姚氏學尙書則有若莊氏存與之  
尙書旣見書說莊氏述祖之尙書考證尙書記劉氏申  
受之書序述聞宋氏于延之書譜龔氏自珍之尙書序  
大義尙書馬氏家法大誓答問魏氏源之書古微周氏  
用錫之尙書證義焦氏循之禹貢鄭注釋朱氏右曾之  
逸周書補注詩則有若莊氏存與之毛詩說莊氏述祖



之毛詩考證周頌口義汪氏龍之毛詩異義陳氏奭之  
詩毛氏傳疏毛詩說音義類胡氏承珙之毛詩後箋馬  
氏瑞辰之毛詩傳箋通釋朱氏右曾之詩地理考實魏  
氏源之詩古微儀禮則有若稽氏寅亮之儀禮管見張  
氏惠言之儀禮圖胡氏承珙之儀禮古今文疏義胡氏  
培暉之儀禮正義儀禮官室定制攷吳氏卓信之喪禮  
經傳約吳氏嘉賓之喪服會通董氏蠡舟之釋祀徐氏  
養原之儀禮古今文疏證飲食考鄭氏珍之禮經小記  
周官則有若莊氏存與之周官記周官說莊氏綬甲之  
周官禮鄭氏注箋莊氏有可之周官指掌沈氏夢蘭之

周官學溝洫圖說徐氏養原之周禮故書考鄭氏珍之  
輪輿私箋錢氏坫之車制考禮記則有若王氏聘珍之  
大戴禮記解詁莊氏述祖之夏時說義夏時等例夏小  
正文句音釋劉氏申受之夏時經傳箋黃氏模之夏小  
正分箋夏小正異義魏氏源之曾子章句子思子章句  
金氏鶚之禮說春秋則有若龔氏自珍之春秋決事比  
魏氏源之春秋公羊古微柳氏與宗之穀梁大義述洪  
氏亮古之春秋左傳詁梁氏處素之左通補釋臧氏壽  
恭之春秋左氏古義朱氏右曾之春秋左氏傳疏董氏  
斯垣之國語正義黃氏模之國語補章注氏連孫之國

語古注輯存國語韋注補正國語明道本考異論語則  
有若江氏聲之論語埃質程氏廷祚之論語說錢氏圻  
之論語後錄朱氏于廷之論語發微徐氏養原之論語  
潛讀考包氏慎言之論語溫故錄孟子則有若朱氏于  
廷之孟子趙注補正孝經則有若周氏仲孚之孝經集  
解爾雅則有若戴氏鑒之爾雅郭注補正丁氏傳之爾  
雅敘篇錢氏坵之爾雅釋地以下四篇注小學則有若  
鈕氏樹玉之說文段氏注訂桂氏馥之說文義證王氏  
筠之說文解字句讀嚴氏可均之說文異以上其九十  
四種此外若毛氏奇齡之尚書廣義錢謙益與補亡孝經

問四書改錯聖門釋非錄阮氏學海堂本未刻爰補刻  
劉氏逢祿之公羊何氏釋例公羊何氏解詁箋學海堂  
本多脫誤宜重刻又阮刻體例未免襍亂續刻者宜以  
經歸經而別爲經義文鈔一書附後以采輯諸家文集  
及說部書中之有涉經義者均予高說

予高嘗爲論語注專以公羊家師說說論語蓋亦一家  
之學也偶檢舊櫝得予高手書一通皆蠅頭細書錄注  
中義六十三事實之於余因擇其尤平易者識之 因  
不失其親因讀曰姻姻外親也姻非五服之親然猶必  
不失其親以其亦有宗道襍記曰外宗爲君夫人猶內

宗也外宗爲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及從母 井有仁焉  
井穽之段字仁讀曰人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當  
別爲章 啟予足啟予手啟啟之段字省視也 不踐  
迹亦不入於室言不踐善人已然之迹亦不能入於善  
人之室 去兵謂去力役之征去食謂去粟米之征  
君子上達言作君作師上通天道小人下達言務工作  
力田野下通物性而已 賜也賢乎哉賢勞也 道不  
同不相爲謀若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 往者不可諫  
來者猶可追往往世也諫猶正也來來世也言待來世  
之治猶可追乎明不可追莊子述此譌曰往世不可追

來世不可待右皆子高之說余因子高解往者不可諫而悟來者猶可追之義周官追師注追猶治也猶可追言猶可治也夫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爲後世法皆所以治來世也公羊子曰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深得孔子之意而皆自楚狂一言發之楚狂之功大矣

傅長虞七經詩乃後世集句之祖藝文類聚載之而尙書一篇缺焉余曾爲補之其辭曰我聞在昔維彼陶唐克明俊德光于四方迪維有夏亦粵成湯誕作民主率由典常丕顯文武無怠無荒萬邦作式四夷來王俊父

在官嘉言孔彰卽我御事成懷忠良維民從乂若網在  
綱聞于上帝至治馨香皇天眷佑降之百祥歲則大熟  
身其康強後王立政不和政隳勿畏入畏不賊厥臧維  
貨其言謂暴無傷珍禽奇獸峻宇彫牆流毒下國九有  
以亡烏呼羣后無傲從康此詩乃余幼時之作雜采枚  
書殊不足錄然人或賞其掇拾之工稊故錄之於此  
白日壹去不可追以後稱今成昔時山澤所樂世莫禁  
金石之辭臣能爲六經旣明有著作萬念盡滅無思維  
登烹而立及者遠此理自古長如斯右七言詩一章乃  
集繹山碑字所爲余嘗集繹山碑字爲楹帖得一百聯

因成此詩截金彫玉亦頗費剪裁錄而存之庶無負一時之興也

潘孝廉鴻字儀父肄業詁經精舍三年乃精舍之高才生也余嘗見其與兒子紹萊書洋洋千言頗有所見今錄其略云士必通經方足致用六藝雖不完大旨皆具漢初師儒淵原不遠其所推暨復有以補益之若賈之於禮董之於春秋皆原本經術爲皐皐大者遷之史體圓而用神固之書體方而用知亦尙書春秋之大宗子也劉子政詩書春秋學皆名家七略之作尤六藝百家之總龜子歆乖畢家學張皇古文竄亂尙書周官以左



氏爲春秋傳與博士爭師心媚俗誠千古之舉人不獨  
劉氏之不才子矣唐人所頒正義實爲滅裂經傳之首  
易用輔嗣書傳僞孔詩經毛鄭三禮以後鄭盡掙前哲  
論詔用何晏左氏春秋用杜預均無當也 本朝創明  
絕學時亦出入門戶異同皆爲妄論但求師法大義之  
所在彼紛紛者與宋人說經一丘之貉而已夫說易者  
由施孟京梁丘而下至鄭荀虞氏不爲元虛所惑則先  
後天之誣妄何敢緣隙奮筆說書者塙守伏生參馬鄭  
之一二王肅之流無可詆譏則枚賾之才遠出張霸下  
何敢黎丘晝見說詩者篤信毛公爲子夏真傳知三家

皆後起卽韓嬰之洞達天人耶顛之旁推政化尙在無  
達詁之例何論識緯禘書支離怪誕致開新安疑序之  
變說春秋者師法胡毋生董子之條例則公羊科旨曖  
然明白亦也之書禘益絲栗丘則因不傳春秋者何足  
與議三禮實未嘗致力不敢妄論然操此以往其不合  
者尠矣說經諸書大都簡要者多得絲蕪者多失審乎  
家法明乎大義自然別黑白而定一尊素不願如東原  
一流人句櫛字比鉤考一名一物耗心竭神僅成數卷  
廢紙竊謂周孔復生講求平治必在教養用人理財諸  
大端至于宮室衣服器用去其奇竄大甚而已易桌椅

而爲凡席易樓閣而爲室室易杯盃而爲俎豆能乎不  
能此所以與于高輩終古不合也兵者五禮之一儒者  
所當知弟所見兵家言自周秦以下凡數十種而孫武  
子十三篇最爲近古致力三載爲之考證注釋其不能  
自信者漢藝文志有孫子圖一種今不傳往往於九地  
等篇無以定其方向故未敢自信爲成書也百家爭鳴  
或傳或不傳而言之有故持之成理者屈指可盡漢世  
諸子大元法言實不在孟荀下好學而深思之當不何  
漢斯言

余有學校祀倉頡諱一篇載賓萌集後應敏齋同年以

金岱峰廣文所著尊經閣祀典錄見示則知倉頡之祀  
有行之者矣今錄其詳文曰溫州府教授金衍宗爲重  
修尊經閣落成倡祀字祖經師詳請立案事衍宗前任  
臨安縣教諭時重建尊經閣崇祀歷代經師於閣上恪  
遵 功令以十三經注疏爲主其已入兩廡者不贅易  
祀王弼韓康伯孔穎達詩祀毛亨周禮儀禮祀賈公彥  
禮記祀戴聖左傳祀杜預公羊祀何休徐彥穀梁祀楊  
士助孝經祀邢昺論語祀何晏孟子祀趙岐孫奭爾雅  
祀郭璞大戴記祀戴德盧辯國語祀韋昭說文祀許慎  
并增祀功在羣經之河閒獻王劉德暨作羣經音義之

陸德明共二十一人及涖溫教授任適重修學宮與尊經閣甫竣竊見凌郡博廷堪校禮堂文集有倉頡廟碑云甘泉始立廟祀又聞杭州刊刻惜字錄奉倉頡爲字祖勸於書院家塾各設祀因於閣上兩旁各設神廚東奉黃帝史官倉氏頡沮氏誦神位西奉歷代經師神位二十一人如臨安故事字祖經師同日致祭庶於敬教報功之意美備無遺斯亦贊興文教之一助歟按金君於臨海創祀經師事在道光十九年於溫州創祀字祖經師事在咸豐元年字祖之名頗嫌不典然亦無以易之至崇祀經師尤足補祀典所未備全謝山鮎崎亭外

集有尊經閣祀典議云今聖廟旁皆有尊經閣登斯閣者以敬學尊師之意修追遠報本之文則俎豆於斯爲合蓋以尊經而遂及傳經之祀則凡得載於箋疏得見於儒林者無不可也不特春秋之鄉夾詩之齊魯韓暨北宮司馬仲梁諸子固所當祀卽其人或未醇若張禹何晏劉炫邢昺皆可存何也節取其功而錄之固不可與坐聖人之廡下者同年而語則稍恕焉而未濫也金君此舉卽本全氏之議而變通之以漢唐經師不勝枚舉故一以列在學官之十三經注疏爲主尊功令嚴祀事也然其祀典錄自序曰余在臨水倡祀經師初議

首祀孺悲繼以孺悲當列七十子中不當僅以經師祀之姑闕之以俟又宋史理宗端平二年詔祀蘇軾在張子二程子上不知何時罷祀大率以與伊川不合去之至夏小正經傳編次詮釋始自宋傅氏崧卿功不可沒雖止大戴記中一篇當與庸僕射並祀是金君固自有遺議槩謂學校嚴重事在官司空從功令至書院家塾有舉行斯典者當從全氏之議博考漢唐經師使抱殘守缺之功不致泯沒而學者亦得以聞風興起也

春在堂隨筆四

德清俞樾

自軍興以來資糧屏屨不能不取給於捐輸朝廷恩施優渥除本人得獎敘外有加廣學額之事誠曠典也惟東南兵燹之後市廛寥落邇取凋殘學額雖增而應試之人轉減是以入學甚易乃有未窺六甲已博一衿者文風日薄士習日闇議者謂不如請減學額仍如原定之數而酌加鄉試中額以償之此議甚善惜無人言之於朝也憶戊辰之春余在杭州見陳子中太守言是年二月舉行縣試而於潛令適於是日至省上謁問



何不縣試曰本縣止童生二人其一甫學作起講未成  
篇其一在鄉閒開酒店農事尙早飲酒人多不克分身  
應試皆須待三四月閒也是歲此二人者皆入學舉此  
一端學校之失之太易亦可見矣

余嘗於舊書中見文字數篇皆論列時事者不知何人  
之作其議多迂遠難行惟有一事似頗可採今錄於此  
其一事曰我朝堂陛森嚴京官除各部院堂官及道  
科外外官除督撫藩臬外均不準專摺言事所以杜僥  
越而靖紛紜其制固甚善也然竊謂庶僚之中有宜許  
其進言者內則編檢外則道府旣可以廣采納之途亦

可以寓考課之術惟在示以限制使無妨政體而已考  
翰林之官始於唐代書書職官志謂翰林之職本以文  
學備顧問因得參謀議納諫諍然其時留卜伎術之流  
以至方士浮屠皆得待詔翰林非盡文學之士也今之  
編修檢討皆由庶吉士授職士林欣羨以爲榮遇而謀  
議不參諫諍不納賢友過從但以詩賦楷法互相砥礪  
兵農禮樂都未講求此豈國家儲材之本意乎愚以  
爲凡事之上關君德下繫民生以及學術所宜辨  
明典禮所宜釐訂者翰林院官除未留館之庶吉士外  
其業經授職之編修檢討如果確有所見宜皆準其繕

爲封章自赴 官門呈遞惟不準其參劾保舉以杜侵  
官之漸如此則翰苑諸臣皆知 上意所求不止在  
詩賦楷法必將留心時務討論典章以成有用之材而  
卽其所言觀其所學亦足知其人之賢否不必專以詩  
賦楷法工拙爲升降矣若夫道則領數郡之事府則領  
數縣之事外官而至道府其職任不爲不崇漢時太守  
皆得自建朝廷今則有督撫藩臬臨乎其上古今異宜  
非可一概而論地方公事自宜申詳司院由督撫具奏  
以符定制若令其自行陳請則意見各殊事權不一於  
公事轉多窒礙矣然道府所放後例須謝 恩由外任

升擢者亦必進京引 見向來每蒙 召見一次

天威咫尺該員等心存敬畏多未能盡其所懷愚以爲道府新任均宜令其呈遞封章指陳時事而亦不準其參劾保舉並不準其論列本省上司僚屬賢否以爲市恩報怨之地其有勦襲陳言毫無實用者密 論

該省督撫俟其到任後留心察看如有議論詳明通達治體者卽於 召對時再行詳悉 垂詢若其敷

陳曉暢氣度從容卽是真才可備大用是亦觀人之一道也虞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若無敷奏之言又何明試之有愚謂京官編檢外官道府宜許其進言者正

以此耳又一事曰我朝因仍明制以八股時文取士康熙閒會議廢之不久而復誠未有以易之也愚以爲制藝雖在所宜廢而成法亦不可驟更若必舍舊謀新責人以素所不習亦非所以順人心而服士論也夫國家取士原未嘗專以制藝其第三場之策本足以考取真才乃士子所用心試官所注目止在頭場經文已不甚講求策問更視同贅設此則奉行之不善而非立法之未周也今雖明降諭旨令考官於第三場悉心衡校不過習爲故事陽奉陰違宜卽舊制而變通之請自明年會試始飭令總裁官照欽定額數

加一倍擬中卽將擬中第三場試卷先行進呈 御

覽

欽派大臣閱看擇其根據經史通達古今者取

中如額然後知會闈中照常出榜若所進之卷不敷取  
中奏請再行補進若干卷并將總裁同考各官交部議  
處則衡校諸臣自然加意鄭重而各舉子知科名得失  
以此爲定亦不得不誦習經史以求實學矣會試如此  
則鄉試士子於第三場自不敢如前草率而各省主考  
官亦必仰承 意旨與會場一律認真風氣所趨日  
新月異數年之後天下士子將自厭制藝之空疎從而  
廢之自無異論卽或不廢而將第三場改作頭場則制

藝雖存不過以今之經文視之總以頭場爲重而科舉  
所得多闕通之士矣

宋于庭先生翔鳳嘗與余言近日士子不讀經書不通  
經義有學使者以多聞闕疑命題一生文中用所聞異  
辭所傳聞異辭二語居然高等彼殆不知異辭二字作  
何解也余謂先生此論亦太苛此生畢竟曾見過公羊  
傳尙有并此二語而不知者先生又謂之何至於引經  
不合本義古人亦或有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詔曰春  
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按公  
羊傳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所謂立子者

謂立庶了也公羊此文蓋明立適立庶之不同上言立適下言立子子對適言則是庶乎可知矣建武詔書旣云東海王陽皇后之子空承大統則是主於立適也而反引公羊立子之文殆未知立子二字作何解乎漢世多通公羊者而當時秉筆之臣函莽若此何貴董象之深也于庭先生乃莊葆琛先生之甥能傳莊氏之學嘗語余曰予見歸藏之易乎余曰未也先生曰說文始一終亥之書卽歸藏也余不能通其說因亦不問後以語戴子高子高曰此皆莊氏之微言先生淺微言絕矣汪闢生道鼎乃汪春生前輩之從弟癸卯歲余客春生



玉山縣署適調生亦至與其晨夕者數月調生負才自  
喜而與余極相得每夕縱談至漏三下始休嘗以漢書  
占今人表有古無今擬爲補之是歲除夕兩人聯句達  
旦不寐其明年調生還浙余寄詩曰一燈覓句過除夕  
九等論才到古人皆紀實也調生久下世詩亦不存集  
中已忘之矣偶於書肆見調生所著坐花誌果八卷皆  
記三十年來耳目見聞之事頗足資懲勸追念舊事爲  
之恻然其書名坐花誌果未知所出安得起九原而問  
之也

漢書公孫宏傳凡爲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丞相位

所言如此而已漢武故事乃云上嘗輕服爲微行時丞相公孫宏數諫弗從宏謂其子曰吾年已八十餘陛下擢爲宰相士猶爲知己死況不世之君乎今陛下微行不已社稷必危吾雖不逮史魚冀萬一能以尸諫因自殺上聞而悲之自爲誄此事與漢書絕異使宏果以尸諫而自殺則亦漢之賢相矣漢武故事舊稱班固撰然其載長陵女子徐儀君事云至今上元延中已百三十七歲矣按元延乃漢成帝年號則此書乃成帝時人所爲非班固也晁公武讀書記引張柬之洞冥記跋謂出於王儉益無據矣余從前與汪調生擬補漢書今人表

調生以公孫宏爲阿世之學頗貶抑之今偶閱漢武故事得此一事惜調生久作古人不及更與之論定也

咸豐十一年十月賊陷諸暨有包立身者縣之包村人倡義集團遠近附之攜家來投者不下十餘萬人賊屢以大隊擊之輒敗誘之降不從同治元年三月僞侍王約湖州之賊僞梯王由富陽進攻包村環數十里爲營立身善以少擊眾相持八九月先後殺賊十餘萬人是夏大旱水涸汲道爲賊所遏村中人眾食不繼賊又絕其糧道勢危甚然主客萬餘人無一降者七月朔賊由隧道攻之村陷立身與妹美英率親軍數千人潰圍出

至馬面山賊追及之圍數市立身中炮死美英手刃數  
賊知不免自刎死其兄立忠立賢皆死於陣父建勳母  
虞二嫂曰任曰王妻虞弟婦屠妹彩福彩官姪和尚女  
鳳娥姪女大姑二姑同日死之凡包村死者一萬四千  
七十七人同治三年護理浙江巡撫布政使蔣公益澧  
以其事聞 詔從優議卹按包立身之初起也人或傳  
其有異術能布香灰爲城然朱久香前輩嘗見之其人  
恂恂如常人初無他異而能於賊勢方熾之日全省糜  
爛之餘且又無名位之可以號召形勢之可以固守揭  
竿斬木自成一軍與賊相持久而不下逼近景附遂成

邑既陷之後同日赴義烏平可謂豪傑之士矣當日  
浙中團練以吾湖趙忠節爲最今觀包村之事其難更  
有甚焉中興以來世多知有包立身之名而莫詳其事  
實余偶於斷爛朝報中得蔣中丞奏疏因書其大略如  
此

辛酉歲余避兵上虞之槎浦偶從友人借得金罍子一  
書書每葉以故紙襯之其中有篆書數十紙啟視之得  
一百有九字顛倒錯亂不可讀察其文義知爲秦會稽  
刻石之詞行篋中無史記無可取證且會稽秦刻久已  
無存亦未敢臆斷也筆墨黯淡紙質糜爛且黏連於書

不可取出乃影寫其字而藏之姑以爲翫而已其明年  
航海至天津假得史記逐字排比之則自皇帝休烈至  
貴賤並通四十三句尙存大半此後無一字矣蓋石之  
前半也不知好事者依史記戲爲之邪抑會稽一石尙  
有臨摹之本留傳人閒邪夫秦刻之存於今者太山琅  
邪止數十字繹山傳刻已失其真近虞山楊氏刻徐鼎  
臣所臨碣石頌真偽難明何意窮海之濱覩茲竒迹雖  
真偽亦不可知未可聽其泯沒也因臨數本分詒好事  
者吳下顧駿叔茂才承之曾得其一

同治初上海修縣志余參預其閒故老相傳有楊天相

事舊志不載莫能詳也今讀故人汪調生所著坐花誌果內有楊協戎一條頗具本末其略云乾隆末有盜橫行江浙洋面詔書名捕之爲崇明副將楊天相所獲提督陳大用飛章入告倉卒未會總督銜總督某髦而貪且銜提督之獨奏也思有以中之已而有旨命兩江總督審明正法盜因以十萬金賄總督總督受之適楊州某太守自侍御外擢至江甯上謁總督語以是案尙有可疑太守遽曰緣營習氣往往誣平人爲盜以白邀功宐詳察之總督大喜卽以此案屬之竟以誣良爲盜定案出盜於獄而殺楊天相於海口提督亦坐免戍

軍臺楊天相死之明日總督出行香者有所見卽日死  
逾年盜忽至山東巡撫衙門自首歷言在江南被獲行  
賄得脫狀東撫不欲與大獄誅盜而諱其事按楊天相  
之獄旣未平反載筆之士難於敘述此舊志之所以不  
載也然夫相死時提協兩標兵皆呼冤擊鼓願罷伍歸  
農幾成大變而上海之民爲天相挾紙錢積灰如山阜  
至今父老猶能言之則此事固不可沒其實也因書其  
大概如此上海志書聞已告成未知於此事果否載入  
也

先大夫言小車俗名二把手遇順風有以布爲帆者曩



于山東道上見之口占一絕云車行如駛不須推陸海  
茫茫妙想開偷得船家使風使布帆三尺樹陰來及自  
通州坐船進京船皆以驢曳棹他處未有也乃歎天下  
事無獨而必有其對因復成一絕句云舟行忽與坐車  
同妙法偏空六閘中邪許不勞喧兩岸一繩驢背去恩  
恩右見印雪軒隨筆卷一余咸豐中奉使中州行河陝  
間山路崎嶇輿行必以絳夫挽之與行舟無異乃作絳  
夫行一篇其首四句云頑青鈍碧起迎面高可千盤寬  
一綫輿丁欲上愁遷延乃仿船家例用絳此與先大夫  
所見可云三異矣至於輪船入中國而船亦用輪此又

事之愈出愈奇者也

葉詞生鵬波漁話載杭州錢某如女史母夢年羹羹而  
生此事太奇女史不知何人既爲年大將軍後身定當  
比蹤彥雲非尋常脂粉也姑記于此當訪之杭人耳  
浙西人家晨起皆啜粥乃觀宋杜清獻公文集有奏劄  
云今范鍾令臣病後過坐議事臣筋力雖未強只得勉  
從其言在初八日粥後一往若凌晨朝參尙畏風寒又  
當遲以數日云云然則晨起啜粥宋時已然且形諸奏  
劄則知當時上下通行雖宮禁亦習聞其韻也清獻公  
名範宋理宗朝宰相

張肖眉游仁和入余乙巳會試與同寓金湖會館相得  
甚歡肖眉後以翰林直南書房辛酉歲杭城再陷肖  
眉適在籍死焉及余主講謁經精舍精舍故有遺愛先  
覺正氣三廟乃道光初從金沙港移埵於此者遺愛卽  
名也先覺卽鄉賢也正氣卽忠義也庚辛之亂杭州  
死難諸公均入正氣祠而君獨未之及余曰是一缺典  
也乃以屬監院校官俾告之大府而補入焉今校敝麗  
偶得君戊午秋寄懷一律時余新從河南學政罷歸筆  
筆慰藉其意良厚故人之筆不可再得吉光片羽謹錄  
而存之其詩曰喧嚷市廛竟何如脫卻朝衫樂有餘詩

句難消才子氣烽煙未定故山居歸來元亮應耽酒老  
去康成好著書慙媿東華門外客軟紅十丈倦驅車茫  
茫身世等浮沤莫向長安問昔遊每聽笛聲悲舊雨謂雲笈  
同年忽看棋局動新愁天邊燕子真如客江上鱸魚

況已秋簞笠蓑衣家具在相從應有五湖舟

馬君晉蕃字謙香黃君式三字薇香亦於是年入祀先  
覺祠馬君乃余老友乙巳之春與同北上乘小車自丹  
陽至京口甫至江干謙香指示余曰此金山也余有句  
云故人知有看山癖一見金山指向人一時光景依然  
如昨而君已古人矣黃君初不相知同泊初吳和甫學

使余同年生也按試甯波以明堂考命題有定海諸生黃以周據隋宇文愷傳以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堂脩二十七爲衍文學使訝其與余羣經平議說同詰所自來乃以其父式三所著明堂步筵說進學使卽錄其說寄余吳中并曰可附羣經平議第十四卷後余因黃君雖亦以二爲衍文然其說實與余異故未附入其時黃君下世久矣學使報滿引疾歸不久亦卒而其來書猶存篋衍偶一披覽旣喜黃君所見之略同又重違學使拳拳之意因節錄其大略於此云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十七隋書宇文愷傳言記文云堂脩七簣校古書

並無二字式三案股度以尋堂脩七轉周度以筵堂脩  
七筵則夏度以步堂脩七步鄭君康成以堂脩七步爲  
隘注有令堂脩十四步之文假令之辭也而後人乃依  
此作二七字宇文愷所見固得其實也記云竇四脩一  
者以脩七步三分之堂室之脩各得一步又三分之一  
堂室之廣有四步者其脩則一也記云五室三四步四  
三尺中大室南明堂北元堂廣四步三尺其餘堂室廣  
三步四尺也記云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者明堂周垣  
有四門以三之二爲門之堂以三之一爲門之室堂之  
左右爲室所謂塾也記云周人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

筵凡室二筵凡室者四隅之室非大室也記文止言四隅之室二筵而大室與四正堂之丈尺自明以此推之大室東西五筵南北三筵明堂元堂東西五筵南北三筵青陽總章東西二筵南北三筵四隅室廣脩皆二筵合之爲東西九筵南北七筵畫之爲圖井然有理矣先生著述甚富周易釋尚書啟蒙詩序通說傳箋通說傳箋通考春秋釋周季編略炳燭錄鄭君粹言朱呂問答儆居文集俱未刊行惟論語後案曾以聚珍版印之和甫處有一本余未見也

自來經生多不工詞翰朱子庭先生翔鳳傳常州莊氏

之學而所著洞簫樓詩多清麗可誦余於戊午冬移居  
石氏五柳園有詩四章一時和者頗多今皆不存惟先  
生詩尚在而五柳園鞠爲茂草矣感念今昔爲之惘然  
其詩曰城郭園林畫不如寬閒合作寓公居貯囊未必  
存餘俸插架猶堪列 賜書人境移家非寂寞天街思  
舊費踟躕商量此後誰千古時盼高軒過敝廬此閒一  
律住名賢往迹流傳過百年自注康熙閒爲何義門學  
士故宅嘉慶閒石琢堂編  
之修居不乏清風與明月何勞鑿石更疏泉書成自具胸  
中竹語妙能生舌底蓮觸熱衝寒正無數任他蛇虺各  
相憐重到真教老眼揩回思昔日訪高齋自注琢堂先  
生與先君庚



戊同年期鳳每  
還家必往謁見  
論文忽忘前脩遠道古方聽新論佳待

與吾徒開境畵要知此事賴梯階栽培先問淵明菊早  
向東籬次第排吾生刻意慎風波其奈烽煙滿地多無  
夢兼憂人局促緝麻敢卽市嬰娑漸聞駟僧充流品聊  
與高賢寄詠歌相約閉門參運會坐看山月上藤蘿

舊篋中尙有蔣叔起超伯七古一章其題云天祺節履  
游同樂獲窺福海瑤臺之勝歸而得讀大集率成一詩  
奉東蓋是時叔起猶官比部他 樞廷也詩曰昨游崑  
閬循丹梯海天一碧揩瑤琤雲韶樂分坐立部鷄婁鼓  
動騰雙猊球陽使者適來觀瓜果頻見中璫齎屬車扈

從豈不好顧我野性同山驪歸來祖衣復不幘欲裏殿  
布師岐黎急開君詩掃煩暑爽若快雨驅霆霓君身具  
有廣長舌下筆便掩閭浮提奇奇怪怪讀難識不但散  
轍兼撐犁俗兒所藏鼠角耳如君乃握天曹犀草書況  
迴肚痛帖才翁兄弟應難齊隱居吳中亦不惡時有後  
懊花開啼我詩相貽譬礪乃辱報之金襴蹄從來南  
斗醉如泥祿命恣人來取攜惟當留氣暖下臍勞生何  
者非夏畦此詩神味絕似坡公奇恣可喜余官京師時  
寓廬與叔起最近晨夕過從每讀余詩輒擊節不置謂  
當代不得以此事相推余甚愧之此詩亦極傾倒後

聞叔起官廣東尙有見懷之作則余未之見矣

孫琴西同年衣言嘗以琉球貢紙書詩一首見贈云前  
接來詩恩恩未及和頃鍾六英同年自越州來相見於  
補老處云至蘇可相見忽然興發卽書兩首奉寄其一  
云握手重來翰墨場莫嫌髭鬚異青陽承明舊事都如  
昨項領羣公不可當垂老中興思袞職遠方消息畏戎  
行河汾嬰及當時用欲借元經更熟商其二云青山無  
恙舊戰場國故有台儒紫陽自注云杭州紫陽書院建  
自徽州鮑賈按是年琴西  
正主講紫陽也議郎博士我敢望大師祭酒君能當越吳兩國  
四百里經書一日十數行賞音忽得子期去異義更就

康成商琴西詩筆高邁同時作者無與抗行余嘗與論詩不合戲曰吾所師者唐之白子所師者宋之黃無怪其齟齬矣其所著通學齋集十卷余爲序而刻之年來不甚作詩故無續刻者此二詩未知其存稿否卽其生頤之致可知其辨香所在也

余少時卽斐然有著述之志嘗戲草骺骹子一卷多悠謬之談滑稽之論其稿久不存清夜思之偶得數事聊錄於此以資一噱 伏羲氏畫八卦既成以示骺骹子骺骹子曰子畫卦以何爲始伏羲氏曰吾始於一畫骺骹子曰子誤矣當始於一豎也夫一豎者引而上行則

輕清爲天引而下行則重濁爲地是故一豎者天地之  
象也天高而地下一畫者日月之象也日東而月西  
也今以一畫爲婦將先有日月而後有天地乎 堯在  
位七十載倦于勤讓于許由許由不受讓于巢父巢父  
解爲讓于馯臂子馯臂子受之立爲天子三月而返之  
堯歸而見巢父巢父曰鄉者吾與子友也今子受堯之  
天下非吾友也請與子絕馯臂子笑曰子何視天下之  
重而視吾之輕也夫吾視天下之去留猶蚊虻之過眼  
也是故立爲天子而吾不以爲榮返爲匹夫而吾不以  
爲高今子以辭天下爲高將無以受夫天下爲榮邪 禹

受命治水將行問於鼫鼯子曰天下之水無大於河敢  
問治河有道乎鼫鼯子曰子意如何禹曰吾將鑿龍門  
以受之鼫鼯子曰子未知治河也夫河出於昆侖之墟  
千里一曲其曲也皆有大山以當其衝故河不得而不  
曲也吾嘗登昆侖而觀焉其一曲有山是曰規山其二  
曲有山是曰精石子盡往而鑿之是二山者苟能通其  
一使河不折而入中國此一日之勞而萬世之逸也禹  
不從卒鑿龍門鼫鼯子歎曰中國世有河患矣 成湯  
出見人張網四面湯解其三面而祝之曰欲左者左欲  
右者右不用命者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仁哉湯也德

及禽獸矣歸之者四十國骹骹子聞之曰不仁哉湯也夫禽獸猶罪其不用命況諸侯乎居無何湯與師伐夏放桀桀於南巢伊尹放太甲於桐往見骹骹子骹骹子曰子天民之先覺者也子始耕於有莘之野挾堯舜之道以要湯後世以山林爲捷徑者子覺之也丑就湯而丑就桀後世朝秦而暮楚者子覺之也相湯而伐桀有其天下後世以臣伐君者子覺之也已立太甲而又放之後世置君如弈棋者子覺之也夫子覺者也覺入多矣伊尹大慙而去其明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武王既伐紂伯夷叔齊恥之逃於首陽山采薇蕨以爲

食飢餓子載米三十車以餉之伯夷叔齊不受曰子之粟周粟也飢餓子曰子胡不違之甚子之心而有周邪薇亦周薇也薇亦周薇也子之心而無周邪子所載之天猶商之天也子所履之地猶商之地也子所飲之水猶商之水也子所食之粟猶商之粟也二子不聽遂餓而死飢餓子歌而申之曰登西山兮采我薇黃農虞夏兮猶可追思二子兮我心悲 孔子既成六經告備於天門弟子皆贊飢餓子弔焉子路怒曰吾夫子之書成門弟子皆贊而子獨弔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血吾劍飢餓子曰吾非弔夫子也乃弔天下後世讀夫子之書



者夫以夫子之身而再逐於魯削迹於宋然則讀夫子之書者能無戾乎以夫子之身而絕糧於陳菜色於蔡然則讀夫子之書者能無窮乎昔倉頡作文字而鬼夜哭悲患難之始此也夫識倉頡之字且爲不祥況乎讀夫子之書子路以告孔子撫然曰吾見窮而不怨也雖然散轍子之見遠矣

余少時曾作鬢頭詩一首編詩時以其題目過小削之然通篇描寫頗爲曲盡今不屑爲今亦不能爲也因補錄於此云人生尺寸膚何一不當寶豈眞疾在首而乃雅同草乃有古人語頗足備一考鬢髮使飄然何有

與蚤以譬治山賊當先除其道此謂誰爲之翼錄伏波  
老試之小黃門一時定絕倒其後文文山有詩載遺稿  
髮亡心則存想見怒如擣而我生於今頗覺此事好既  
免壯士衝亦減商山皓經旬不一鬚首乃如蓬葆誰歟  
職其役短衣而破襖入廚呼作湯驚走夏羹嫂注水洗  
頭盆伏而監其腦一尺布不縫羸更甚魯縞以代礪石  
磨仍能芒刃保但聞霍霍聲如割田中稻其下承以盤  
奉若圭垂纚過眼天花飛滿頭敗箨掃吾非陶彭澤折  
腰亦弗惱甚或閉兩目不辨白集阜低昂黍麥頭忽已  
新如棗倘有蠅蠹匪勿問胎與天旣而握髮三舍舊更

新造交柯青珊瑚纏絲黑瑪瑙吾身歆創入如木科上  
稿爾乃手推敵有若苦吟嚙耳門不容麥亦復恣探討  
其具貯一筒台喚葫蘆養須臾技盡壽賴更飲水澡顧  
視種種髮風展未及燥酬之青銅錢俾就酒家媪而我  
坐一室耳目餘煩煥起觀晴檐外晚日尙杲杲髯奴未  
足責髮神或可藉聊以醒低睡止敢於速藻

癸卯歲將之江西游上章君紫伯以永嘉縣贈縣長  
尺廣半之四面有字其文曰吳興烏程俞道由俞道初  
兄弟治作之永嘉元年八月十日立功余爲賦長歌曰  
永嘉元年八月中吳興烏程始立功怡且作書兄弟同

道由道初皆吾宗爲是吾宗特見贈臨歧厚意百朋勝  
麻布紋猶散似花青泥質已堅如錦而我恩恩敗別筵  
到今始劈蓼皮箋不去搜奇金石錄不來數典永嘉年  
祇憐得姓衰宗早世系茫茫竟難表黃帝之將曰俞附  
遥遥華胄無從考列子三醫俞氏存寓言十九恐非眞  
已傳漢世改從俞俞東更見吳時賜姓孫俞河要之江東有  
俞氏亦有一二見於史將軍俞恭敗可憐都督俞贊降  
可恥幸而東晉又起家一才一節俱堪誇俞縱捐軀死  
蘭石俞歸高論屈重華如何俞容仕前趙竟以常侍弄  
牙爪要知此姓在江東自晉而下頗不少宋有將軍俞

伯奇又有欣之與湛之俞僉永嘉一郡吏而以孝義于

秋垂堂堂更有茶陵子

俞道隆

乃與此甄名酷似降而南

齊亦有人傳中一見俞公喜是時門第雖未崇頗亦不

與衰門同欲使俞藥改姓喻咄咄怪事蕭老公雲旗將

軍終不改姓自由始語何偉情哉隋有俞普明以術者

傳無乃狼不如文俊在唐朝慶山一諫其人高小兒節

療有俞寶能以醫傳亦足豪厥後錢氏有吳越聞人又

見俞公帛俞壽俞浩雖無聞亦有姓名留載籍宋史列

傳登三人曰充曰果曰獻卿隱逸傳中俞汝尚藝文志

內俞庭椿爲問元朝有誰某象山縣男堪不朽

俞述勝祖

朝佐命數河間一姓四公古無有俞廷玉子通海通源通淵嗚呼上

從五帝迄元明滄海桑田幾度更系無宰相難成表代

有傳人亦足榮青史論人人不足何妨更取叢編續俞

益期見水經注俞郢見於情異錄我將宦績數從頭煩

亦不媿甘棠稠已見順昌留政績俞偉更聞力戰在嘉州

興我將著述問先哲頗幸名山人未絕十卷尚書集傳

成俞元叢談豈僅題螢雪俞元我將經義窮搜牢麟經

獨抱漢興俞漢風流更有玉吾叟俞搖頭說易幾忘

勞我將書法問前代書史之中有人在紫芝翁仿趙鷗

波俞建德君師李北海俞我從詩國溯風流秀清二老

俱千秋

俞紫芝  
俞紫琳

佩章齋集十六卷至今猶有

四庫收

俞德鄰

而要詩人不止此唐宋遙遙兩進士

唐俞簡  
宋俞桂

更有

金山寺壁詩誰歟作者名俞似山人俞遠神仙姿俞浙

潛心注杜詩豈獨異人有俞叟豈徒識味有俞兒所嗟

譜牒今無一三桓七穆憑誰說了美難歸五派中伯魚

敢謂諸田出自明以後數難終欲稽所出嗟無從慢將

吹律誇情角誤欲分榮判漢封走也身巾山下住摩挲

徧認先人樹元朝提舉希賢公實始移家來此處今爲

雁戶藕花汀屋後山光坐復青難將靈運山居賦寫作

蘭成思舊銘此瓢未識何年出思古幽情難抹撥姓氏

初非豆麥殊當年何必無瓜葛冉冉頻驚人事遷班班  
猶帶土花圓待招華表歸來鶴重認烏曹舊日朝人笑  
郭輅強依附我道顏標非認錯不見當年觸觸生殷勤  
來拜羲皇墓此詩作時頗費蒐輯之功後以遺漏尙多  
故編詩仍從爰雍然以作之之難亦覺棄之可惜仍錄  
於此以備吾家故事云

辛未歲竹樵方伯

恩錫

開藩吳下相與唱和甚歡余因

言蘇州府學有宋紹熙閒唱和詩石刻方伯卽揭一紙  
見贈其首唱者建安袁說友和之者浦城張體仁胥臺  
成欽亮浦城章澥胥臺唐子壽胥臺王藝三山陳德明



桐川周承勛胥臺胡元功浚儀趙彥衛浚儀趙彥瓊浚  
儀趙彥真書石者歷陽龔頤正碑額分書同年請倡四  
字蓋諸君皆同年也袁公原唱云同年幾合幾分違三  
十年閒見日稀尊酒相逢今也幸詩書論舊政焉依慈  
恩故事今回首吳地清談對落暉平世功名在公等尙  
期努力佐龍飛其詩亦不甚佳和者似較勝也前有范  
石湖序頗足見宋人同年之重因錄於此云進士科始  
於隋盛於唐本朝因之偕升者謂之同年衣冠之好由  
來尙矣唐人尤熹期集燕設之名亡慮十數而曲江大  
會長安坊市爲半空天子至御樓以觀當此時通榜之

士意氣相予甚厚否則有紫陌青雲之譏本朝略去浮侈但存聞喜一燕而爲之同年之制則加詳焉既朝謝  
日集貢院奉賜第錄黃於香案列拜庭下禮畢更以  
齒班立四十以上東序西鄉未四十西序東鄉推年最  
長若最少者各一人升堂長者中立南鄉少者北鄉春  
官吏贊拜少者拜又贊答拜長者泊兩序皆再拜謂之  
拜黃甲叙同年所以明章風期惠篤事契委曲之意過  
唐遠矣士大夫甯得輕負此意契然雲散異日相視如  
塗之人乎紹熙改元建安袁起澤張元善俱使浙西始  
以歲五日會同年之在吳下者於姑蘇之臺登臨勝絕

傾倒情素獻醅樂甚賦詩相屬州里傳寫一夕殆徧好事者襍然高贊以爲伐木之詩也起巖謂僕嘗誇春闈使爲序引僕時位下渠足數獨以親見諸公貴名之起又嘉二使君能脩舊好略記團司故實以代揚觴之詞庶凡號稱同年者聞風動懷增重名義或於雅道小有補焉非直爲一觴一詠設也二月望石湖范成大書按此刻自來金石家未著錄惟錢竹汀先生養新錄曾載其大畧余讀范石湖序慨然增同年之重輒依韵爲一詩擬徧徵諸同年和而名位卑下未可執牛耳主齊盟聊發此議而已詩曰芙蓉鏡下久睽違落落晨星比昔

稀豈以雲泥今隔絕遂忘蒲稗舊因依翱翔霄漢誰先  
路憔悴江湖已夕暉記否鵬鵬初展翼煙波鷗鷺也同  
飛

春在堂隨筆四